喙鳴文集

喙鳴文集卷十一目錄

表

擬疏

議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表

擬宋承天節百官上壽是日皇子加冠禮司

天奏日煇珥廷臣賀表 祥符八年萬暦戊戌會試作

祥符八年十二月二日恭遇承天聖節臣某等敬率百官祝萬萬歲壽即日伏覩皇子榮加冠禮司天奏言太陽煇珥狀玄熙瑞合謹用表賀者天保南山合殿繞長生之祝日昇少海重霄垂繼

照之符偉茲元儲敬始之儀誕協皇覽揆初之候
謨烈光騰于善慶天人喜溢于貞休臣等誠懽誠
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華祝敝詞富壽將多男並
禱箕疇演箕康強與逢吉同占故歌既醉蘄萬年
頒貽融于胤嗣而荅鳬鷖稱百福期申引于將來
惟明聖丕受天地山川之護惟元良永綏宗廟社
稷之祐周烏流赤乃眷武之善成漢日再中益彰
文之丕建將壽民而壽國宜克長而克君厥隆者
代之初尤謹加冠之始十五而棄幼志再三以申

嘉辭吉月令辰敬致作階之醮緇冠爵弁肅修祖
廟之禋光祿贊儀魏著臨軒之節司徒將事唐增
御幄之文未有仰感劬勞俯殷佑啟就繞電流虹
之日為貽謀燕翼之圖慰祖宗付託之初心開嗣
祚纘承之永烈山稱萬歲 日覩又新羲易考祥契
黃離之元吉漢詩咏美早皓月之重輪如今日者
也茲蓋伏遇○○○○觀妙自然游真大素祥靈
根而善固群心傾就日之明茂實業以彌昌率土
恃戴天之輦下漢武之武竟羽旌以懷音尚周文

之文窮毳鄉而頫首乃者時當誕聖節屆承天齊
七政于玉衡正紀二陽之候録千秋于金鏡咸歡
萬國之心效嶽貢而秩儀賀河清而作頌雲樓氣
敞綵仗風和雪藕氷桃甫需天家之宴瑶山銀牓
還開長子之宮快覩承華洵優繼體鍾祥甲觀宮
中諧赤帝之祈稟秀堯門臺上應玉釵之卜繫天
下之心已久當成人之始于茲爰奉綸恩敬修冠
典天意默形于同物皇儀並展於一朝赤羽青絇
光分日月玉旒皮弁象納山河備敬名諭志之容

撰貫體明嬿之禮醮以太公望召　公奭周公旦式
表彌尊教之為人臣為人子為人　君亶期大競都
士咸忻其曠視昊穹亦厚以明歆　宗人方用醴以
徯登馮相遽察璣而鷹祉翔烏拂　羽光流若木之
英飛馭扶輪暈合垂虹之氣赤熛　內朗初煜燁以
掄煇黃理外通倏回環而抱珥分　明兩作少陽璧
合于太陽彷彿重華舜日驛聯于　堯日不先不後
綜事應其甚明自古自今炳乾坤　而獨曜此實受
天百福以著增輝之象謂宜作宋　一經而佐萬壽

之觴臣等泳澤康衢舞風盛世叨陪末位預覩奇尤羽翼何勞紛衣冠而獻賝股肱可竭望閶闔以舒葵伏願懋膺百嘉晏清六幕有典有則明明禹子之貽制事制心赫赫湯昆之裕臨翠嬀而凝道八千含旗翼之春坐玄扈而披眞億萬擁河圖之曆

擬宋王曾詮錄古先聖賢六十事繪圖以獻上降詔褒美命禁署月進二十軸仍鑄敘印賜近臣謝表 天聖元年 萬曆癸酉代應天作

天聖元年某月某日具官臣王曾恭遇 皇上沖年御寓竊效愚忠詮録古先聖賢事蹟凡六十事繪圖以獻伏蒙 聖明嘉納降詔襃美命禁署月進二十軸仍鏤板摹印遍賜近臣臣曾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謝者 聖謨未墜依繪事以陳愚帝德方新降綸音而示奬玉檢分程於禁禦琅函侈錫於臣隣善沛江河光增日月祈而且謝頌敢忘規竊惟聖賢為道法之宗學惟古獲人主建皇彜之極識以前資睠茲圖畫之興蓋與簡書並遠

史皇作而畫物象軒后受以紀人倫亳宮擁九主之儀明著保衡之訓周廟絢四墉之狀於昭篤棐之猷蓋書難盡意畫盡言故章施是設而事以不尊不信則聖指為徵獻忠比於韋絃懋德資其斧藻托弄攸在振古如斯若乃宋弘座障之規義存好德班伯畫屏之諫志在繩愆璟纂無逸於內庭文續尚書於太液斯雖洵美尚之無資臣初誦讀之時竊有聖賢之志矣奉賡歌之末非堯舜不敢敷陳苟惟溫飽之謀捷市朝可勝愧恥何期崗錄遂

見身親茲蓋伏遇○○○○禹湯勤儉堯舜寬仁茂稟英姿備天地中和之至光膺寶籙纘祖宗功德之隆穆穆而宜君宜王克邁率由之訓明明而有典有則丕承貽厥之思雖始乾元建始之初已稱令德守文之主然匪進則退者學可無夙夜之勤而難得易失者時宜及春秋之富臣職叨三事忠罔寸裨涉文字以來之書粗能成誦憶聖賢所有之事謂必可師是以采其較明審厥象肖君如虞夏商周之盛臣若皐夔伊傅之良周公思而四

事無孔子作而六藝備先聖後聖比肩毫素之間大賢次賢接武鞬緗之上璀璨乎黼黻絺繡之文具在依稀乎几席盤盂之戒如存玉質金相儼當年之有覿尸居淵默同在日之無為目擊而不容聲卷開而大有益條為六十若玄黃之體分德圖二三蓋純白之道備人可令而遊古物雖假而助眞纂輯忻成函封敬上絲綸字貫俄驚榮哀之褒穡廈功勤更喜匱襍之納申命清嚴之署月分進御之程虞拜陶歌不數從寬問一漢稱賈語無論

使俊陳三　且欲流之薦紳特令壽於文梓金雕玉
鏤烟開七曜之圖寶韞牙披爛發五神之檢賜出
尚方之副榮增冊府之光臣敢不揚厲洪庥奉承
德意蠡難測海難無益於萬分焉有識途尚續陳
其一得下酒腐儒之恥上酬眞主之知顧臣意不
在丹青顧無移於山水且臣圖異于物色顧無委
于塵埃乘茲蒙養之初益勵乾行之健士希賢賢
希聖聖賢伍而同歸人法地地法天天地參而建
極庶幾責難陳善之意會見登三閎五之成

擬宋以田錫爲左拾遺謝表 太平興國六年隆慶戊辰應制科作

龍作納言聖主廣四門之益虎拜稽首愚臣叨兩省之榮線補袞以無能負且乘而甚忝捫心惕息陳力競凌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自古願治之君必啟求言之路五帝聖神莫及豈乏臣隣三代直道而行尤多獻替訪合宮聽衢室謂匹夫匹婦之能勝憂擊磬獄搖鞀何一饋一沐之不暇迨師氏保氏之官分設而藝諫謗諫之語尤多不曰爾卿士其交儆予則云予大夫尚明告我若

諫議之名起于漢肇有專員至拾遺之職備于唐沿為定制梧垣閒靜檢封事於晴牕花掖嚴深披懐悰于曉陛雖芻蕘必採有慙隆古之風而石錯相攻尚得先民之意顧須骨鯁乃克舉官矧是領鱗誰能批逆所以朝陽之鳳收響而抱葉之蟬遁聞臣竊心傷是誠國蠹使夫人皆泄泄而保祿則誰復有惓惓而效忠碎首何難顉有禆于元首剖心非痛期無負於腹心在聖明選衆之公貴有臯陶之舉何淺薄寡聞之士濫叨東郭之吹許身雖

比于雙金補闕終慙于一字茲蓋伏遇○○○○緝熙駿命叅配鴻儀虎步龍行兆太平于閟緯虹舒雹鑠專沛澤於神區既翊聖以開基廼紹天而闡繹蕩神威于八極醰福應於萬年百寮微驩繇之好尚興思于屈軼庶族悉宰陽之舉猶采體于微對是歷詔墨之慈猥有章縫之冒盖將責持橐簪筆之效庶幾為位宁倚几之資成命難回隆施曷報敢不勉修白記仰賛黃圖素祿為羞况侈箋籐之給緇衣既忝猶勤庭燎之求杜甫以其身比

于夔龍田何人也魏徵愧其君不如堯舜丘亦耻之伏領側席異聞開顏讜論憂民訛而興刺毋懷于聖之心救天命以作歌務攬爾賢之益庶魑魅莫逃乎禹鼎而陶漁不隅于虞門錯居以赴八音之離庶吉交賜夫采采執契而正三衡之序九功益峻于巍巍

擬疏

擬貢禹節儉疏　館課

臣禹跧伏草野行能無狀遭逢聖明召對闕下令

臣效其愚忠陛下幸不加誅責用其言詔太僕減
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惠貧民罷
角觝諸戲及齊三服官遷臣光祿大夫言效計從
道用身尊蓋陛下詢于芻蕘以增虞帝之舉四海
頌謳比聖茅茨身愈減損道愈巍顯此臣逢時效
忠之秋也臣實內感輒復有言臣聞昔之君子即
安其居節醜其衣服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
味以與民同利上作而下從之驩然同欲怗然相
守故等威有辨而民不亂也臣聞桀用天下而不

昔湯用七十里而有餘天子尊嚴有所徵作敢不輸傑則刀鋸臨之故用日益侈而過日益多群下不敢匡天子不得聞又至尊工作必有需副用一費百廬于委藏奸人乾沒乘間而作宮中之一百錢民間之百緡也可不慎與上者下所望也奢者民所欲也以所望之人開所欲之路若決江河而東之潰不待日矣故令衆庶無禮讓之節多儉素之守爭趨文巧僭踰為高鬻財破產以悅衆視掩虛見實以倪稱貸資未至之財為當年之歡寧耐饑

渴以鬻綺縠寧餒父母以食賓客及至流離瑣尾尚飾虛裝以欺閭里抵于敗露然後强者竄爲盜賊弱者轉於溝壑流亡邑有丁口巷絶皆緣驕奢不職之過也本朝稱窮黷虐耗以孝武皇帝爲言然臣聞孝文皇帝時乘輿賜竭取給大農大農錢盡續以少府經費不常紊亂無制蓋已然矣庶民賣僮者繡衣絲履內之閑中穀紈黼黻以被墻屋庶人帝服倡優后飾蓋賈誼先朝已爲太息使及見今悲宜何已此臣日夜痛心欲捄之而力不逮

者也陛下幸察臣言不難貶損以先四海然非天
改觀聽也今關東流民歲死亡者數萬而有司不
聞賑恤關內之衆彌多失業少府陂澤乃爲貴戚
冒懇徒以益驕志滋過敗耳曷若捐之以業貧民
厚根本乎百官者天子之手足耳目也今園池鴈
鶩厭餘粱粟而公車索米于長安絲繒綵幣布滿
離宮飈風過之激爲游蓬而士曾不得爲蔽膝大
吏俸薄何以教廉小吏俸薄何以勸勤曾不若舞
文大猾素封齊民擊歌鍾擁子女雄居名都比于

王者為愉快也古者錦衣珠玉成器不鬻于市衣
服飲食不鬻於市所以禁不偷也作淫聲異服奇
技奇器以疑衆者殺所以一衆心也車騎宮室旗
幟章服婚嫁死生之具自王公以至庶人遞有衰
等非以厭縱貴人之耳目而為卑賤减惜所以貞
百度而別群流也自漢興以來叔孫通不能佐高
皇帝定制立極襲亡國之俗令男女亡限貴賤亡
數迨及孝文賈誼言之而不能用建元以來孝武
用之而非其道富者恣所好美貧者身不得自立

民之趨富侈如流水而避貧儉若烈火至乃弄法干紀刻章偽書椎埋攻剽劫人作奸掘冢鑄幣走死地如騖吏禁之不衰亂源由上非可移咎傳曰為國以禮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與其奢也寧儉願陛下以儉示天下悉罷無名之征除無益之費宫殿苑囿不御者盡詔勿治發章請求各以義裁與群臣通經有道術者講求先王之制創制定法辨章服立等威務合禮本以定漢家之極使天下曉然尊者不為亢卑者不為屈隆不加多殺不加

少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教禮儉訪奇衺壹道德同風俗如此則奢僭不生而上下有制皇極之統復太平之業建矣

議

春和賑貸議　闈試

伏奉詔旨方春氣和令臣等議所以賑貸百姓者臣惟賑窮之章載在月令省耕之典列於軻書王者布德施惠損上益下視民之饑猶已之饑況萬物迎春句萌尾孳而使閭閻有啼號之痛同類蒙

輾轉之戚仁人隱惻誠所未安　聖念及此寔應
古道即虞帝好生之德周王如傷之視豈復過茲
詔下之日載道歡呼未賜而飽未賜而溫和德所
蒸遐邇延慕既欣欣乎若百卉之向榮矣臣敢不
將順　聖慈謹議其方臣惟　陛下臨御以來恭
己愛民宜四海從風而嚮治不費而家給然杼軸
尚空蓋藏尤鮮下民歧小康之望道路興頳尾之
嗟蓋奉宣德意者不得其人而吏道壞也臣愚以
為宜明敕所司誠心體國部下之省省下之府府

下之縣縣聚民於其鄉就而訊問老者稚者羸弱不能自存者鰥寡孤獨癈疾不任職業者幾何人孝悌力田者幾何家而賜之有差毋令主計吏乾沒其間及有求于當受粟者之家使吾民名為受上之賜而亾其實也毋聚民于郡縣久而不予反阽阨之及令民或受粟者百里而遥遠荷重跰之勞僦車僨馬之費視所受過當皆非陛下所以鞠憐赤子意也今有司狼貪豹悍于睢圍上餧焉衷欲而色暴亢者既膏吾民而不省其下者嬰姗選

慄嫉婀怨隱威令不行小吏為奸過雖有聞同歸
無良雖　聖恩煦育並生萬方而詔書毋下廢閣
不行豈所以承流宣化而為民師帥之道哉諸犯
此者許風紀諸臣劾奏以聞則奸宜少衰而惠澤
流矣又郡有穰凶地有肥磽儲有贏乏而民有有
餘不足宜令隣壤得以相饟通其有無務在周洽
毋以財匱為解陛下至仁歲歲存問黎甿無有已
時自茲以往所司益宜簡櫛庶會量入為出勸農
桑時賦歛省敲朴罷營建集流民禁末作厚儲蓄

敦倫素專務以德化民使所在有如京之積大賚四海無憂財竭以佐陛下厖仁駿澤于無窮有不如令者坐如律勿貸如此則主恩不格于上民隱不阻於下和氣塞乎宇縣春温遍乎窮部矣

救荒議

頃西北所在告饑當宁憂之特諭發太倉銀三十九萬遣使分賑諸司日夜講所以濟之之策而使者又以不給請矣夫賑恤之詔第可以明　聖主軫念元元之意係屬人心使無他耳遠不救近而

况施予有限豈能為滿中之瘠重輕哉不若勸民相養之為利博也勸民相養則貴輕重之術焉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醫非能起死人也不過視人五臟中有餘不足之處而為之導迎以相補助則病可起而死可活救荒者亦當視天下積蓄有餘之處去其閼礙而使之流通則民可活乃西北之人不能度日而東南米價之平自若此非有閼礙不通之處乎天下一家也飯則俱飯粥則俱粥始可以相救今東南有棄飯而西北無糜粥咎當

誰執市人何知惟利是趨一聞米貴便謂後當大貴益競閉匿以索高價民亦驚相告以待價不敢捐其一粒故價之長可立而待既聞其所有販商至米益多則又競出以售而價之賤亦可立而待此市情也夫以秦晉齊魯燕魏趙梁大都會之間其右家世族豪商大賈何可勝數視其庾豈無數年之積而坐視人死不救豈惟不救更增其驚相告之狀則市情為之也非無遠識之由則射厚利故也顧此非威令之所禁口舌之所移當有輕重

之術曷不轉東南之餘補西北之不足乎轉之莫如通商夫商之趍利甚於趍飢何待於通而不通者有說秦之人既更相閉匿以待高價矣梁之人亦復如秦人更相閉匿以待高價則梁之粟何以入秦梁之人既閉糴矣即足以自給而不轉販於吳楚吳楚之粟何以入梁吏於土者又各私其民多其游徼而不肯聽粟出境故貴者自貴賤者自賤貴之處很戾而賤之處捐瘠則遏糴之為害也遏糴人情也無足怪也凡民貧者多而富者寡有

司之情視貧民重而富民輕貧民苦米價之踴必請遏糴有司曲徇富民之請亦必遏糴見牛未見羊則忍於羊而不忍於牛見己之民而不見人之民則忍于人之民而不忍于己之民故曰無足怪也顧非天地父母之心公平正大之體平天下者當使天下之粟無甚貴甚賤之處天下之民無甚有餘不足之處而後謂之平霸者尚有遏糴之禁王天下者而可任人遏糴乎其誠厲其禁朝廷下咫尺之書朝夕至矣而愚以為無益何也掛詔于

壁此有舊習而遏糴之禁上下方自以為便誰敢
興言然則朝廷遣一重臣出數十萬毋錢行平準
之政可乎而恐當事者不肯任即任之方且講條
議令非頃刻能辦同歸於無益有策於此甚簡而
易為請試效之夫決擁通滯肅人心勅紀法無如
御史而莞天下利權驅役商人惟意所為無如鹺
使者試詔大司徒破拘攣之格發米引數百千紙
分散諸鹺使令招所部商人惟其所往與所販數
飛輓而前厲其禁禁所在有司不許抽分留難以

困吾商即民間私相販易者權惟商之所為有阻格者以柱後惠文從事商人射利而又有使者為之倚重塞之南冀之北何所不往愈遠愈災之所其利愈厚其往愈多日夜驅而至矣商既若此則本地積粟亦當出商末至而市價減矣此不費國家一錢不勞國家一人而濟甚博之術也四民之中惟商為末先王不禁而誘之使出於塗今日之事不可以無商商爭往則吾之民免於溝壑商利愈多民之利愈不少至於商利少之日吾之民大

無事矣或謂醝商本以濟邊不可他用用之於彼則妨于此此拘曲之見也救內地孰與救邊急或又謂西北連災雖大家無厚畜此不通於市情之論也今天偶一雨一雪米價便減豈謂一雨一雪便能生黍稷乎民心寬而穀出也可盡謂之無畜乎或以為東南亦見告未必有餘脫他日病將誰任咎此尤讆言矣善平天下不平之價者莫如商粟出則錢入錢出則粟入商通必不使一方獨困且濟燃眉耳無為不然之憂或又以為北方若轉

輸率十鍾致一鍾粟雖至如貴何民苦無粟耳不苦價高假如平時以五十錢糴一升米可飯一人倍之以百錢易一升米猶可粥二人與平價何異凶年之害不過賤鬻產以求錢耳亡產雖貧不至於死烏可與亡粟並論且並河南北舟檝所通輦輓之費計嘗不多河南北之粟賤山陝亦有望矣故曰今日之事招商其至計我在朝廷不過數百赫蹏之費也其次莫如開納入官入監或贖罪以濟常平之乏雖妨於制然賢於他策遠矣

練兵議 館課

夫練兵非難制兵為難古者天子用六軍征伐天下今京營之兵十餘萬竭財畢議歷殫歲月而莫可用以為無將耶選南北大小帥時出入其間樹功建奇者非乏也而猶然不練非失練乃失制也巽曰者羽檄交馳亦嘗扼腕悔其失而稍解嚴輒蘇蘇亡桑土之思何哉蓋有二故一曰京營士積驕法之則搆鬬掖挾世家藪惰詷諕以傲命吏而莫之誰何彼無舍矢之技尚以尺籍為剽奪歷嚇

人何况有投石超距之能桀夫逋主何所不至此當事者若以士之服習為輦轂患而不敢練也一曰國家以數萬人寄之一夫指揮號令惟其耳目縱士非素練已有震主之憂而况其練乎夫用於人而使人有疑我之志者身危則又何苦強無事之卒以為禍媒苟且旦夕恃寇不來愈耳坐此二故兵無練期矣夫養猫畜狗待鼠盜也以猫狗之不制而縶紲之削弱之以為虛名不如亡有我國家制兵近於漢漢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

掌宮城門内兵北軍中尉主之掌都城門内兵至武帝南軍增期門羽林而北軍增八校尉秩與執金吾皆二千石不屬中尉以此言之漢以南北軍相制又增八校分北軍之權又增羽林期門均入校之權豈非以國之利器不宜總寄于一夫與誅呂之役太尉入北軍而不得南軍猶莫發不謂有所制故與明興 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發棄既陳而建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視漢北軍也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視漢南軍也留守等

衛隷之五府而錦衣等衛為親軍不隷焉又八校相制之意也夫五府者　高皇帝善藏利器之道也有事則合符動衆鈎連而出所謂數起於五事已則兵歸于府將歸于朝萬一有意外一軍而四軍足以相制故兵聚而不見其形將練而不疑其危形格勢禁居重馭輕控制宇内之術在是矣

文皇之作燕都也仍立五府而增七十二衛如

高皇時亦復有錦衣等衛親軍又復有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班軍北征之役合此三軍為三

大營以犁虜廷不幸有榆木川之事未及從容旋師放牛歸馬以貽典則於是衛軍不得歸五帥府親軍不得歸錦衣等衛班軍不得歸四都司而盡屬之三大營久屯不散掌握于一夫之手正統已已于少保通變其事程良比銳而團之為十營天順成化之間再罷再置復增為十二營嘉靖庚戌又改營為戎政府稱名異而為實同無能奪大帥獨制之權第罷監軍大璫清私役包錢之弊為差得耳當是時帥鑾横甚目中無　天子而天幸病

以殛死不然禍可測乎自是以来典戎者容容自保不見其危雖不見其危而實無一卒可用則愚前所謂二故者為之祟焉患馬之蹄齧而損綱抑且絡首繫足以為安非其初千金買之之意曷不善為之制使無蹄齧之患亦有驅馳之利乎故愚謂非失練乃失制也誠無體　祖宗之意而善制之即不還衛兵于五府還親軍于錦衣還班軍于四都司亦當因三營之故而三之以離其權去尾大不掉之患令臂指相使於是戎臣無震主之威

流言不興得盡其才節制必嚴簡練必時便一戎兵無偏聚之患勢均力敵不敢謫𤔡便二卒將相習則各私其下各戴其上甚樂必同法令必行便三三營並立則聲息相軋殿最相形各勤其官爭資其力便四五人為伍十人為隊大將握奇積而數之千軍在目私役可革兵伍可實治衆如寡分數盡一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不出旬月可得勝兵數萬廣徵異材或取邊郡之良受吾練法或散已練之衆入分教各郡居重馭輕天下之勢常在京畿

便五其大利者北極擬常尊之勢衛尉握相軋之權鈎陳麗明蕭墻絶釁臣主之間洞無疑貳宮城固於内京城固於外重闈複闕而九重益深此非當今之一大籌畫乎此之不行而彼之久居因循歲月不拔禍本倉卒有變悔當奈何且驅白徒而使之戰必無幸也無素令而責有功必不能也故將雖有鞭扶貫耳之法不敢用也有賈勇奮難之忠不能用也而巡視諸臣方望背禮持籌大臣徒憂轉輸曾是而可以幾兵强哉故愚曰練兵非難

而制兵為難制定則十萬之師可旬月練武子斬三隊長而婦人可使赴水火胡庸久也

閩廣善後事宜議 閣試

伏見閩廣撫書督師協謀元兇授首海波旋請皇維載寧 聖心嘉悅渙布恩綸大者進爵任子小者優賞金帛將班師內向告成事矣臣聞之善作不如善成善始不如善終竊效杞人之憂用裨芻蕘之計臣維閩廣之變所由起者無籍之民嘯聚山谷連衡海寇互為聲援彼海寇萍覓而來則亦

稍為內應故離之輒犄角我師合之乃益張逆燄
令長鯨就殪宜滅此朝食以絕禍本而或者以為
玉石不可並焚則先之以震疊之威而後假之以
春溫之煦斯惠不褻而民不玩可以永攝反仄之
心一也閩廣之地並海千里首尾衡決不可相救
令以陛下威靈廟堂石畫勅兩廣福贛督撫將校
協力勦誅既已效矣然大軍不可久聚職守不可
不明無亦講先時之典參以當今之議舉兩廣仍
轄梧州開府析潮惠仍轄贛州開府而福建自為

一開府職掌嚴明體統有定無事則各控境內有事則相連而出永著為令于事為便盖兩廣事宜大略相軋廣西猺獞勢不得以時即寧頃以朝命且會而有事於海上終不可以海上遂忘諸猺獞之憂潮惠二郡去贛遡甚舊以相屬不為無意閩中故無開府數十年来乃以事起盡當早為講置二也雖然斯二者猶末也無亦本之是務乎盖閩廣本百粤地外通諸番內接中國犀玉金貝煜熠耳目而居民互市往来以射厚利遂令兇頑相搆

為盜若乃仕其土者又率弋取長物蜃徃寶歸徃者賄官選曹率以萬金一郡千金一邑取官若此安得不茍陵夷召亂其本坐此今欲禁海市以絕奸商之覬覦則利孔所在民以死赴而卒不可禁欲嚴保伍以譏居民之出入則小民相容為奸利吏不得問以臣計之其蠲租庸以輯流民乎通市舶以睦諸夷乎練兵實以威群醜乎而又責成于賢有司不可後也臣聞廣東之食僅能卒歲一有不虞輒仰食廣西今大軍之後飢饉必至流離之

子豈任農作謂宜移粟轉餉以活元元復之數年無所徵取而後邑里可實也市舶之利國家行之二百年而敝于今日法令奪於豪右而官方邪也如其戢吏貪使監權者無所利其入抑豪右使登壟者無所肆其奸則海南諸夷可係而羈矣諸夷之強弗順者獨倭耳毒螫浙直幾二十年卒以大創去苟能輯柔吾民絕彼嚮導簡練吾卒使生鬬心彼敢加一矢乎是故善為之謀以制其鋒海上之兵未可議罷也斯三者其事總之督撫而分之

守令表廉黜頑又為之本矣夫志士厲節則貪泉易名廉吏有聲則浦珠再至斯亦嶺表之芳躅乎今陛下既檢飭百司請謁不行猶當厲貪墨之誅重勞来之賞令吏不厭清貧不寶珠玉祖烹鮮之遐訓鏡理絲之良猷治效宣灼則璽書慰藉增秩勿徙此至務也然為政有紀執紀有官今撫臣者非其官乎監司視之以淬厲其節黜黎視之以息耗其風奸究偵之以昌懲其惡國家倚之以休顯其治如得三良撫臣而患群有司之不民閑廣之

不定未之有也諺曰不防其類漸至無寸戎事雖畢類亦甚矣救水火者不終日非宜悠悠焉爾也惟

陛下財擇

新建文成侯諡議 館課

故新建伯王公守仁崛起豪傑任道不疑許國以身屢夷大難東髮登朝輒疏逆瑾之惡遠謫龍場狼狽無人之地與兕為伍絕生還望而無怨心閹憝就戮颺歷通顯功在西南瘴厲為清雖甚奇偉然猶人所能也惟是濠庶人稱戈犯順窺竊神器

逆旗蔽江厓燄熏天郡邑震動望風奔走而公適
奉命南贛不以行旅為解獨投吉安約衆倡戰練
兵豐城既曳敵尾收復南昌遂傾狡窟安慶之圍
一解而鄱陽之甲遂奔彌天之惡斃於一水十年
之謀破於七旬至其處群小之嫉折貂狐之謀守
正不阿江右倚以為重卒使六飛迴馭萬家帖席
斯近古之所難也蓋其學本師心知由天授獨破
千古自信直前捐拘攣之曲見除泛濫之多岐屢
瀕顛沛流離九死而益堅雖當干戈羽檄倥傯而

不廢神完而氣完理明而幾決故能臨事不眩而建立若此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安民立政曰成夫公之學何媿道德以約為博尤其所長戡亂安邦易危為安卓懋丕明厥功尤偉謚曰文成似所宜蒙昔張良以文成謚侯于漢劉基以文成謚侯于今皆以開國佐命參謀帷幄然張良氣象雖似儒者而文學之彬似不逮基劉基運籌雖曰巧妙而百不一失視良亦讓公方二臣雖禽雉之功僅收于一戰而制勝之術非出於偉成至於倡明道

學不恤人言自謂卓然于千載之下矣方之近代莫與為二稽古易名于情為稱謹議

喙鳴文集卷十一終

喙鳴文集卷十二目録

喙鳴文集卷十二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辨

格物辨

格物之義古今多矣鄭康成曰格来也物猶事也程子曰物来知起意本於此象山曰格至也研窮考索以求其至朱子曰窮至事物之理意亦同此溫公曰扞格外物黄潤玉曰格正也義取格其非心則皆正心之說也黄泰泉佐曰說文格木長貌

從木各聲取義於木聲以諧之令夫五行各一其性也水土金火匯萃鎔合皆可為一惟木不然挟接輴同終則必異理欲同行而異情如桃李荆棘共陌連根始若析似而及至條長之時形色別矣荆棘必剪桃李必培培其根而達其枝木各滋息而長矣循其本而達其末物各觸類而長矣余謂格之義說文既云爾故後世有資格條格品格體格之言取義於各也格物者物各有理而求其理以為知也格物之傳非亡也通大學一書皆格物

之說而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以至於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尤甚明白既曰物又曰事明事之為物也既曰本末又曰終始曰先後曰厚薄明物物皆有定格也奚必明德新民為物知止能得為事本始為宜先末終為宜後物物有格知其格即格物孰緩孰急自有次第從此庶幾故曰近道必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後為格物庸能待乎雖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而已考於詩

書質於師友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無廢日損功之憂而有深造以道之資深於此步步得力淺於此亦有所持循嚮往而不差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八條目中終其身不可一日廢者皆此也子路升堂多所未知子貢穎悟纔能知二窮至工夫不可卒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多聞闕疑不害其為格物經文本完奚容補綴為也曰近世之談何如曰彼所云致知者致良知也故於格物從而為之辭夫致良知誠正事也以此辭經失經

文次第故無取焉曰子謂奚必本始之宜先末終之宜後不亦失經文次第罔後學耶曰此義不深遠非罔後學亂經文之序百工技藝愚夫愚婦易曉也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醫工常法救火之家豈暇先言其大人而後往哉愚夫愚婦之所曉也

讀老槩辨

沈子曰尊老者過謏薄老者盛毀夫老子具在得失惡相掩哉以聖賢之心讀之則老其長者之言

迎之以詐利之心斯屠劊之嚆矢矣余節先正之論取其合者載之以與覽者商焉

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詘儒學儒學亦詘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耶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夫儒之與老子異也豈一日哉老子自為太多為人太少詳於語上而

疎於語下荀子曰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伸蘇子曰孔子之為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釋氏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其說又老氏之耻也此可以觀異同之略矣若例之於申韓蘇張漠然甚殊而為申韓蘇張者常自附於其說為老子累大抵學各有敝流各有波猶一陽之必至於剝一陰之

必至於夬其勢則然無足怪者道至執中極矣而猶有小人之中庸如子莫鄉愿者流也况其他乎據其末而罪其始使爲芻靈者與爲俑者均罪而同棄之甚矣太史公謂三子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是未嘗以申韓爲老子罪也罪老子以申韓則傳者過也如莊子亦原於道德未有權詐也而謂與申韓伍可乎程子謂申韓與老子甚懸絕蘇秦張儀取道更遠斯確論矣文中子曰清談盛而晋室衰非老莊之罪也阮逸曰老莊存太古之

敎非適時之典晉賢蕩焉故亂余謂文中特恕老
莊亦余之意也夫
程子曰老氏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又
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予奪翕張有
此理也而老子與之翕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
權詐之術也老子之意其果然邪程子亦衛道嚴
而憂世切懼學者之流於邪甚言以防之耳老子
固雜列禦寇記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
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則謂黃帝之書任

章告魏桓子曰将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則謂周書然則五千言直老氏語邪金人銘稱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守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周祝稱文之以美而以身剥自謂智也者故不足角之美殺其牛禁華之言後有子皆老氏旨也然則老子非自為一家言取古法言纍之以成書耳書當出孔子前而在芟落數中盖孔子六藝斷自唐虞雖皇帝之書固有存而不論者矣如論語記以德報怨

之言而析衷之其徵也或謂老子衰世之書也亦
信易之興也猶在中古憂患之餘老子歷世久而
更事多是故其意危其語反其發慎而自處厚顧
未為大中之道
朱子曰老子謙冲儉嗇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
十分穩便方肯做一毫不便便不肯做又曰老子
只要柔伏其氣不與人爭纔有一毫計較思慮之
心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
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

守其黑為天下谷這工夫極難畫本老子笑嘻嘻地雖未必肖亦是他氣象又曰老子雖云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亦不問又曰如漢文帝曹參是用老子之效但只用得老子皮膚老子之學最忍他閑時極虛無卑弱及緊要處發出來教人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又曰如所謂代大匠斲者必傷手謂惡人不必自治自有人治之只是占便宜不肯犯手做又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老子說話都於反處做起余謂朱子篤論矣然吾道亦

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曰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曰安其身而後動曰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惑也雖閉户可也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曰犯而不校曰君子無所爭曰為天吏則可以殺人如此類者原該有老子意尚猷詢諸黄髮則罔所愆不

可避也若皆為占奸取便竊弄闔闢機穽之術則
聖人之權用廢矣且夫危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
其治者也正言似反吾亦有之矣
程子曰老子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
無有先也無有後也愚按老子意謂萬物從無而
有程子意謂萬物從有而有從無而有以氣聚散
言昭然易知世人皆主是說從有而有而未始出
於無此理亦昭然何則天地未始有始未始有始
則未始有無無物之時化化相乘生生不已豈有無

化而化無生而生者乎皆二氏之雜揉而衍蹠之以為億萬也故言氣從虛生可也言氣未始從虛生亦可也老定言從虛中生儒定言非虛中生皆似偏著

朱子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吳臨川曰老云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物指動植之類言有指陰陽之氣言無指道體言余謂氣乃實物理則虛名虛名不能生實物吾疑老子之所謂無

者非指理言乃指氣之未形於物者言所謂幾微易簡者何以知之自其首章知之首章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毋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老子兼有無而名道無名亦玄也有名亦玄也豈但以無為道哉

或曰子謂理不能生氣何以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明言氣從理生也曰立言甚難讀者當得其心不然則涅理氣雖殊然舍氣無以見理故謂氣生即理生亦可氣有聚散理則萬古

常在故謂氣從理生亦可以周子太極圖明之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然後兩儀立五氣布四時行萬物生夫無極而太極者非理乎陰陽動靜非氣乎理安得有動靜理安得生陰生陽今曰理靜而生陰理動而生陽周子幾於斜得其意則知理寓於氣氣之動靜即太極之動靜也而太極之說了了矣且致虛極守靜篤忽然模着一物如易所謂含章有隕自天者精誠之至也此老氏之宗旨也然則老與周

同乎曰不同老之意歸于無極多周之意歸於太極多一語而輕重懸殊

韓子曰老子之小仁義非小之也其所見者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固宜許魯齋曰老子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别老氏謂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於禮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文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老子所見異不必槩擧楊子雲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絶滅禮樂吾無取焉耳夫

謂仁義禮樂非矣而焉有道德之是哉余謂老子之所謂道德者渾淪含蓄之稱即吾所謂太仁大義大禮大樂也其所謂仁義禮樂者乃吾所謂小仁小義小禮小樂也小仁妨仁小義傷義小禮害禮小樂壞樂理本如此老莊之意惡人之析道德以為仁義禮樂而欲融仁義禮樂以為道德故激之為槌提絕滅之論得其意可也

程子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

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也余謂老子以煦煦言仁謂聖人不煦煦耳若以吾之所謂仁而譏老子老子何辭雖然程子謂天地何意于仁而儒者又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夫天地豈有不仁乎余嘗為之論曰天地之常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情順萬事而無情程子此論確論也心惟無普普則必於仁情惟無順順則必于仁有不仁則有不普不順者矣必普必順此所謂天地聖人之大德也以其無心無情則老子

謂之芻狗亦可以其必普必順故老子有槖籥之說焉毋但斷芻狗之章而坐老子罪

程子曰君子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亦自賊其性歟余謂孔子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儻老子之意亦如此苟如秦之愚黔則失矣

吳秘曰家語記孔子問禮於老聃故曾子問記孔子聞諸老聃藏群廟之主取群廟之主以從迎四

廟之主出入必蹕之類老聃云又稱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之類皆曰吾聞諸老聃云此誠學禮之效也觀此則老子深於禮者也與虛無二篇絕不相侔故昔人疑為兩老子朱子曰他曾為柱下史曉得禮之曲折只是說這事不用得亦可用禮時反喾多事余謂老子之薄禮正與孔子不從後進意同但老子說得太直截

何燕泉曰張子房學老子多陰謀凡事不肯自為

而邵子特稱老子得易之體留侯得易之用詩篇之所詠贊者尤至大抵子房學老氏而康節如子房若見用時機權術數有所不免邵其未醇乎康節所樂朱子譏其有自私意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或問康節與楊氏為我何異朱子笑而不言噫日月星辰高照耀皇帝王霸大舖舒何等人豪猶可議如此甚矣入學之門不可以不正也余謂孔門之學貴乎精義入神無精義入神之功而先以醇疵難判之語涵其胸中則終身

殆故不覩千劍之鑄者難以論劍不能渾脫舞者難以其劍朱子之不言也盖難言哉世之讀老者慎諸

讀莊槩辨

沈子曰古稱不朽之言立立難言哉而莊子猶不朽以至於今也然語立於聖人之門未也子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以適道未可與立若莊子可與適道乎否哉不知莊子之得失者鮮不蝕孔氏余之解莊也曰極其說而後知吾之是也程子

謂佛之言近理而害甚學者當比之於淫聲美色以余觀於莊其近理而害甚也愈於佛何也佛之起教在出世故其言非無與吾合者而窮竟旨歸則出世焉止故曰易辨莊則不然亦以內聖自許而放於逍遙之塲亦以外王自許而終不可施之實用引而置之門墻謂其語天而遺人可也麾而擯之夷裔謂其罪浮桀紂可也毫芒之際最難辨我今舉其大端論之一曰凡莊之所謂道德仁義云者與吾異吾之所謂仁義即道德也彼以為道

降而為德德降而為仁仁降而為義則淵源於老氏韓子曰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是也豈孔子沒而小儒之談仁義者失其宗彼乘而喙之與有如學者知仁義之為道德也行仁義而不為煦煦孑孑與天地合而四時同也則無惡乎彼之擿毀矣通仁義之說則禮樂之說亦猶是一曰凡莊之所謂性者與吾異吾之所謂性者善也天繼之而為善人賦此善於心而為性故至乎至直萬世不可易之理出焉若心則統體百骸之名雖精雖神

而落於形氣故有人心道心之稱言心可以該性
言性不可以該心言心易言性難矣如莊子之言
性也皆心爾寧獨莊子凡二氏之言性也皆心爾
凡闖吾門而未入吾室者其言性皆心爾莊子之
蔽盖原於此一曰凡莊之語道體必曰無窮老子
曰無釋曰空莊亦言無言空而實以無窮為宗無
窮者如環無端之義不但無與空而已也子思曰
天地有所憾聖人有所不知是亦無窮之義顧其
旨歸之於鳶魚活潑與夫媍人倫之間詩言無聲無

矣易言無方無體然其旨必歸之有物有則堯無名舜無為禹無事孔子無可無不可然聖人人倫之至猶規矩方圓之至非曰昏昏默默窈窈冥冥不可知不可聞不可詰而已莊則得其無而不得其有故跡其浩然自放也雖天地之廣大何以過焉若夫森然秩然如化工之於萬物枝葉蕚瓣膚毛腠脉周折曲備則甚尠少是以吾不敢謂其盡非而烏可謂之悉是也揆病所源則吾前所謂不識性識性則知廣大之中有精微高明之外無中

庸何必厭遺事物以求其所謂清虚曠達者而後
謂之得道哉斯義也宋君子辨之而近世羅公困
知記尤悉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
義之與比不曰義之與比而空持無適莫之論雖
謂三教無二可矣故莊子外衿然大而內䟽理者
也至於考典據經尤與巡途而諷者相似大非所
長莊子特與辨者惠子流相爭雄欲張其軍則益
又棓擊三王非薄孔氏以恣其所欲言原其著作
本意豈謂後人必傳之到今哉所以傳者則末學

苦於膠纏而喜放曠以苟遣亦孔氏不振之繇也莊子之論死生比佛較穩而與吾不異猶當以意逆之庶幾無失程子曰不可以既返之氣復爲方伸之氣斯至言也非通性與天道者孰能知之余不能一一定莊之是而總論之於此使讀者知其大辨庶無溺焉而能擷其英華云爾

始末

敘嘉靖間倭入東南事

初華人鹽諸番貨私與市嘉靖十七八年閩人金

子老為番舶主而巢于寧波之雙嶼港後閩人李光頭歙人許棟繼起負金錢莫償者多則推豪貴哃于官逐之番大恨出没島嶼東南之難自此起二十七年朱紈撫浙江兼轄興福漳泉令都指揮盧鏜擣其巢俘斬數百至閩浯嶼發木石築雙嶼港誅與賊通者於是豪貴譁紈而言官乘之即訊紈發憤死當是時海上寇番耳倭來少歙人王直為許棟司出納漸行貨於倭引其人來而廣東陳思盻方橫于海直掩殺之由是海賊非受直節制

者不得行而直以殺思盼為功叩關獻捷求通市弗許乃引倭闖定海關巢於烈港並海郡邑交聳三十一年始開府提督軍務兼制浙福時巡撫王忬而条将則盧鏜俞大猷湯克寬所在皆鈍戈朽甲無一兵獨恃三条将兵少莫能制三十二年閏三月大猷破烈港直走馬蹟潭四月直分掠昌國海塩乍浦南滙嘉定陷吳淞所同知任環守備觧明道復之寇杭州克寬敗之于鱉子門又破其馬蹟巢直走也於日本薩摩州遣其黨行刼不自来

帥經略頗有緒而移大同去李天寵代時又有福清人林碧川鄧文俊沈南山帥倭掠瑞安黃巖霩霸文俊為克寬所斬有蕭顯善戰多謀為蘇松禍首四月圍太倉陷上海與碧川南山合巢于柘林破南滙八月據南沙其別踪出海者都指揮劉恩沉之於普陀洋三十三年復有鄭宗興何八徐銓方武等分掠閩粵勢雖張尚未破城邑為都御史鮑象賢定西侯蔣傳所得浙直間則蘇松常杭嘉湖寧紹台溫無非賊而柘林最劇鏜戰孟宗堰大

猷戰金山衛天寵合諸將兵戰烏程之窯墩皆不利別將李逢時率山東兵戰新涇小勝隨大敗已而碧川南山見戕于把總任錦而顯亦殲于慈谿則徐海陳東葉麻為柘林魁三十四年總督張經徵兵於保靖宣慰彭藎臣永順宣慰彭翼南未集而廣西瓦氏狼兵至其帥十四人俱死之工部侍郎趙文華奉 上命祠海文華素緣柄臣貴幸經自以位其上不肯下文華怒屢督之出師不荅遂劾經養寇糜財無何永保兵至以輕進見挫賊益

犯常州一西南犯杭州掠北關

月得金帛益多將入海經遣諸將水陸擊之敗之

於石塘灣再敗于王江涇斬首千九百八十而

上已入文華蹤詔逮經及克寬給事中李用敬等

言經方有功　上曰經因文華劾始一戰耳不可

赦杖黜用敬等而以周珫代經已復削珫與天寵

籍而以楊宜代珫宗憲代天寵經天寵竟棄市倭

來益多大掠江北焚漕艘文華盛集兵于陶宅與

戰敗遂還朝賊別部自日照登者掠贛榆自象山

登者掠高埠皆不滿百官兵不能禦而高埠賊流刼杭嚴徽寧太平至南都焚安定門行數千里殘戮無筭殺一御史一縣丞二指揮二把總入二縣為應天巡撫曹邦輔僉事董邦政促于滸墅乃殲諸將戰後梅戰清風嶺頗有功而倭從閩廣登者又大至浙直間三十五年楊宜罷宗憲代而阮鶚代宗憲四月破慈谿縣時柘林賊推陳東而徐海之再來也擁萬人直逼乍浦登岸焚舟為死戰計東遺所部助之督府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兵

俱不可用罷去而賊舍乍浦趨皂林佐擊将軍宗禮率所部河朔兵九百人戰于崇德三里橋三遇皆克斬首三百明日未炊而戰禮與其裨将霍貫道皆死之此兩人驍将而死物情大震海與東遂共圍鶚于桐鄉桐鄉令金燕疆幹吏也禦之萬方宗憲聞敗自崇德還保杭州而文華復出視師先是宗憲與王直同鄉謀所以招之者出其母妻于金華獄居之杭州供帳甚厚鄞有諸生蔣洲陳可願自效說倭王使禁諸夷毋内犯宗憲遣之去至

五島見直直言倭方亂往耳益洲等因說直直遣其養子毛海峰更姓名曰王激者同可願来宗憲因令激使使過海謬言直已欵關朝廷赦之矣以招海海頗然之於是約羅桐鄉園而多邀珎奇得内附比于直宗憲許之遂解去東見海去亦解去而鶚始出鶚園久怨宗憲文華言其所以乃如初鶚自知其不能而東渡錢塘擊他賊時又有上海賊萬餘掠嘉善將出洋宗憲使人啗海言彼賊金帛多汝何不擊取而掠其舸出洋去海然之逆之

于朱涇斬馘多然不及篡其舟而賊出洋者為大猷遮之盡宗憲又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不可制而近與海爭一女子有郄諷令縛以獻又令海縛麻黨百餘人以獻數賜其兩侍女而令說海縛東東薩摩君弟所歡也未可得於是出葉麻於獄令作書貽東使殺海而故匿其書不貽東而貽海以激怒之海益德宗憲以為親已夜縛東以獻葉陳既相繼縛而諸倭始洶洶欲殺海宗憲遣人謂海曰我固寬若奈趙尚書何汝曷不詒倭歸至海上

令趙尚書得千餘級奏功而因自結以求款海不得已諾之乃詒出倭數百以為文華功於是海益自負款成期以八月二日而猶恐見刼先一日卒擁酋數百陣于平湖城外而自帥百酋彀弩入求見四公者於是監督文華總督宗憲提督鶚廵按趙孔昭咸會于一堂受之海次第稽首稱死罪又再稽首于宗憲宗憲摩其頂慰勞再三厚犒之去時倭雖畧盡海部尚五百人猛鷙則令自擇便地居之海請離乍浦而營于沈家庄許之又令海以

西庄居東黨而自居東庄頃之永保兵集乃令東
為書遺其黨言海且約官兵剿汝於是東黨起攻
海海窘自沉于河官兵因火攻之兩庄千餘酋無
脫者而麻與東皆誅明年誅王直直居薩摩洲之
松浦自稱徽王掠中國財帛萬計朝廷募之萬金
可碩既以王激及其黨葉宗滿王汝賢来而洲用
直之聲傳至豐後島島主留洲稍諭諸島居二歲
與其僧德陽四十人稱貢直亦許至而宗憲亦遣
激歸報直許以市至是直来泊岑港御史王本固

言不宜招直異議閧然朝廷令宗憲擒直宗憲秘不發而馳至寧波布諸將戚繼光張四維伏要害處獨令盧鏜當直鏜故與直知故以此安之宗憲又數召滶等與飲直尚未信曰果不欺歸我滶宗憲立遣之又邀一貴官為質乃遣指揮夏正及朱尚禮等往直乃與宗滿汝賢来頓首軍門自陳與洲戮力有功宗憲慰藉之甚至而居之臬園候命時三十六年十一月也疏聞朝廷以為不可赦臬於定海關汝賢宗滿皆戍邊妻子給功臣家為奴

宗憲本無意殺直請曲貸其死以海上繫番夷心經營自贖而本固爭之强人且謂其受鉅萬金故不敢堅直死澂支解夏正等而率餘衆據岑港征之踰年乃遯去不復来

連珠

彷連珠三十二首

夫河海濁而溪澗清清者怡而濁者駭風雷奇而雲烟澹澹者適而奇者驚彼各呈其一玅亦何怪

夫多情必生揣量之心誰可不可適拘廣大之性

可名非名故天不因頌而報龍璧海不為賦而贈瓊英

夫不矜伐小節也而禹以是稱則地平天成乃其餘無伐施細行也而淵以為顏則屢空心齋未為高功忘功則建烈德忘德則詣超伯陽恬于被褐故能懷玉卞和急于售璞是以永號

夫傳唐虞之實錄者不采共鯀之曰立鄒魯之篤論者詎據案倉之舌瀾翻終棄于淦汙涵矢竟歸于滄熱可震鶩一時之朕師難掩虧萬古之日月

夫燕噲之讓其諫臣必曰德邁欽明道熈重華也
齊入而灰燼齊湣之逃其自謂猶曰衛宜避宮鄒
當納籥也淖来而筋擢雷火盈實於斯須聲熱遽
收於冥寞故朱絲奏于房中星熒違于旦旭
夫世無巢許遂令隱士多充古有蕭曹因使里胥
餙假庸知坐不亂躄默難作啞欲仕而借隱為捷
腐裏生奇方儒而以吏為師水中發火不敢詆之
曰非寧堪信之為可誰能辨斯請俟無我
夫東施因西施發名至今嘔其篤醜東陵與西山

作對達士以為玄同同耶異耶可乎不可不同見在可否安從惟大人能宏覽而無競在造化常因物以就工

夫鬼蜮詭化工為鬼蜮化工本自大哉小人嗤君子為小人君子原有神助君子能知小人情形而不與之爭執化工能制鬼蜮死命而姑與之寬路

夫多難方殷安發更深其難幽痾未瘥雜醫趣甃其痾禍福聽其自至天人其奈我何無係無縈寂爾游于寥廓不憖不怍浩然惟有放歌

夫啞天不着翻令已漫饋人不受理用持還故責多于人間為減削其先獲見容于長者乃賺誤其後年肅人欣欣以為得智士閔閔而與憐

夫驕子不孝愎臣不忠力士殀末頑夫凶終小智不過苞苴竿牘而賢豪亥詘大器則如規矩準繩而聖賢所宗

夫繟然而善計者天第無如其皐緩瞬然而多諼者人卒莫遂其險膚鬼能雄於倏忽天不限於斯須嬰彀弩於市中薄命乃遭其死履駭機於隘道

褫靈故受其愚世皆云山兕最難降伏我必曰天公甚不胡塗

夫太空平運而舒故莫逃於恢網太陽內轉而縮故嘗蔽於覆盆亥步夸趨趫健難窮其域嫈宛女憤號呼必達其閽是以珠玉来而無脛桃李蹊而不言跡著而不可剗舌吐而不可捫昊天古稱曰旦較日詎云竟昏

夫能自忍者能忍人故二忍同旨能作亂者能已亂故二亂一聲聖人刪詩而存淫思作易而知盜

情轉移在於夢覺變化分於醉醒故李勣無賴殺人攀龍而圖麟閣戴淵聚徒作刼投劒而起干城

夫蛛令人喜蠅令人怒鵲令人悅鴉令人惡依倚之形同來違順之情異赴故不易鳴者雖數從而見逐無變性者縱善容而失路

夫羊蒙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蝜蝂好物負焉又仆仆焉又取石崇知奴輩利財而尚云云李斯憂稅駕無所而猶爾爾

夫唐堯積七十餘載之勤始成揖遜周武席三分

有二之勢乃克征誅何燕噲希登於翰音宋偃說濟于小狐讓若何常禹何心於傳籙征惟難繼文終守其賜旅

夫海巨故不風而波山深故不霜而寒國大故不事而譁人衆故不語而譁毋寢四達之車而求莞簟之安毋坐千金之肆而覬川林之觀

夫往哲不易希厚福乃競居令人企前輩自名為相如舉紹夔龍之駿聲莫襲逢干之永譽固知忠臣之違弼不如良臣之吁咈胥種之狼籍不如閎

散之安舒嗟直道之罕合即千載猶含諸豈知時有違順智無客疎頤忠則良靡不逮頤良則忠必無餘

夫坐此山之麓面諸培塿亦謂之高陟此山之巔指諸嶔岑猶謂之小盡所處之為異非平觀之獨曉齊我於萬物我始得而瑕瑜返萬物觀我物方恬其繳繞故妻孥賓客之譽我豈曰至公閭巷兒童之評人亦何足道

夫皎日出而衆星戢其光英辟臨而良臣韜其潁

雖幼冲之虚懷諒威福之在秉故周公元聖通宵凝惕若之精潞國老臣終日忌少休之頃况久御之揩皇殊出日之初晒是以高共蒙晉陽之賞博陸蹈驂車之眚

夫海水雖多莫沃漏卮之瀉鄧林洵茂未融窮北之寒故神龍潛鱗于深淵恥結蝘蜓之好靈鶬伏翮于玄圃羞迎燕雀之歡

夫馬善知途齊士因而徵路象能憶地元人藉以表蘊物無微而不靈氣有感而能開識圍者謂陽

燧方諸爲僞餙生偏者詎不灰火浣爲浪哉

夫無爲始得有爲無智方稱有智如汞流于塵而不染于塵如蓮發于淤而不沾于淤以馬喻馬安知物論之齊惟蟲能蟲可合天人之異在蝶何心於羊得意

夫湛明閑霽是凝萬象之和易簡恬愉必享終年之樂患每生於無端事應爭於太着諸愁並入惟須兀爾如愚萬痛交攢且以頑然罔覺無心而出偶托迹於雲烟挾渺而飛終化情於寥廓

夫民訛則岡陵可畢子聖則雌雄莫辨父母生我而先後之安逃天地高厚而跼蹐之奚寘然朝有變色之言則原野流血水有蛟龍之鬬而魚鰕漂岸方憂人未起于溝瀆忍以身擠之于塗炭寧令躬殃毋滋世患

夫通國奕手勝在着前擅場畫師意非筆後故以人治人貴審伐柯之則司殺者殺無輕代斲之咎

夫性猶水也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學猶染也染之黑則黑染之黃則黃四寸之間莫留七尺之

軀安減合衆妙處一事方無餘憾以厚道理薄俗

纔得小康

夫進亦憂退亦憂忠臣固多憂思得亦患失亦患

鄙夫不少患情豈必長歡之合道須觀自我之何

生萬覆不重一跡千棋定鮮雙枰

夫萱草女兒花昔殷壯士憂端陽大夫忌今作女

兒節感天道之變遷傷人情之回泬是以芳草凄

游子之魂杜鵑啼老夫之血

夫頤果自高豈逃寒于園窟貞松獨凛不乞煬于

見憐兩比未稱離立一孤乃曰無隣先天後天坐
觀之天孰識有命無命飛絲之命誰論故澤菌塵
蝣一朝一夕之生死大椿眞樹三千八千之秋春
夫仁者傷功名之太多憂道德之不足智士燭網
羅之層密若解逃之不勇奉官守何能小曲而和
同游泰皇則宜大方而兼總故闇黷汙濁處下谷
而不辭損益盈虛就急流而彌湧
夫天下模楷惟大體偉鴻漸之羽儀四方樞機在
中書正斗魁之繩尺是烈火鍛金之地非剪綵爲

花之席将航絕影焉取濟于芥舟欲興膚寸難假
靈于泥蝪故每稱不敢庶終夙夜匪懈之譽如曰
能之必抵春秋無将之辟

喙鳴文集卷十二終